

季羨林 著 邓九平 编

季羨林

散文全编

三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浮花浪蕊豈真芳
語朴情醇三石行
和意先生
文亦好為同野
老話家常

題羨林教授散文匯
編一絕

九六雙

新秋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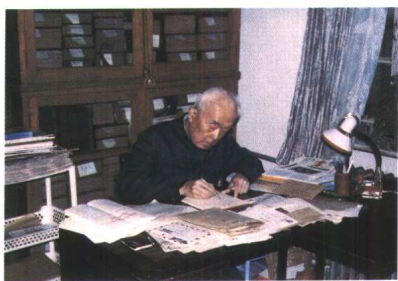
季羡林 著
邓九平 编

季羡林散文金编

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三



一九九二年二月八日
季羨林与老伴合影

▶
季羡林与张岱年
(左一)、邓广
铭(左二)



◀
1995年文化书院聚会。何兹全
(左一)、侯仁之(右二)等
与季羡林



▶
1982年赴德国
哥廷根旧地重
游

季羨林散文全编

■

季羨林

著

邓九平

编

■

责任编辑

李晚霖

封面设计

钟
嵘



1992

我写我	~	1
游小三峡	~	4
两个乞丐	~	10

1993

我的心是一面镜子	~	15
哭冯至先生	~	48
我与《世界文学》	~	56
1993年5月31日目送德国友人赵林克悌乘救护 车赴医院	~	59
二月兰	~	61
我的书斋	~	67
忘	~	70
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	~	75

-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~ 80
 何仙槎(思源)先生与山东教育 ~ 83
 养生无术是有术 ~ 86
 怀念乔木 ~ 89
 咪咪二世 ~ 97

1994

- 新年抒怀 ~ 99
 悼组绂 ~ 107
 喜鹊窝 ~ 114
 赋得永久的悔 ~ 121
 郎静山先生 ~ 128
 鳄鱼湖 ~ 132
 曼谷行 ~ 140
 东方文化书院和陈贞煜博士 ~ 158
 奇石馆 ~ 164
 悼许国璋先生 ~ 169
 我的朋友臧克家 ~ 177

1995

- 1995 年元旦抒怀 ~ 180
 ——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
 读朱自清《背影》 ~ 183

- 二战心影 ~ 186
听雨 ~ 193
寸草心 ~ 197
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~ 206
我眼中的张中行 ~ 213
汉城忆燕园 ~ 221
回忆陈寅恪先生 ~ 228

1996

- 三个小女孩 ~ 241

1997

- 血浓于水 ~ 249
——《中国的声音》主编寄语
漫谈消费 ~ 251
回忆汤用彤先生 ~ 256
空誉 ~ 266
在病房中 ~ 269
清塘荷韵 ~ 274
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~ 279
搞传统文化,正是为了现代化 ~ 282
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~ 284

1988

(自传)

- 留德十年 ^ 286
- 楔子 ^ 286
- 一 留学热 ^ 290
- 二 天赐良机 ^ 294
- 三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^ 296
- 四 满洲车上 ^ 299
- 五 在哈尔滨 ^ 302
- 六 过西伯利亚 ^ 307
- 七 在赤都 ^ 312
- 八 初抵柏林 ^ 316
- 九 哥廷根 ^ 326
- 十 道路终于找到了 ^ 328
- 十一 怀念母亲 ^ 336
- 十二 二年生活 ^ 339
- 十三 章用一家 ^ 343
- 十四 汉学研究所 ^ 348
- 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^ 351
- 十六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 ^ 354
- 十七 大轰炸 ^ 362
- 十八 在饥饿地狱中 ^ 366

- 十九 山中逸趣 ~ 370
- 二十 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 ~ 377
- 二一 我的老师们 ~ 377
- 二二 学习吐火罗文 ~ 385
- 二三 我的女房东 ~ 390
- 二四 反希特勒的人们 ~ 397
- 二五 伯恩克(Boehncke)一家 ~ 399
- 二六 迈耶(Meyer)一家 ~ 403
- 二七 纳粹的末日——美国兵入城 ~ 405
- 二八 盟国 ~ 414
- 二九 优胜记略 ~ 416
- 三十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~ 418
- 三一 别哥廷根 ~ 422
- 三二 赴瑞士 ~ 429
- 三三 在弗里堡(Fribourg) ~ 432
- 三四 同使馆的斗争 ~ 441
- 三五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~ 444
- 三六 船上生活 ~ 446
- 三七 西贡二月 ~ 450
- 三八 从西贡到香港 ~ 456
- 三九 回到祖国的怀抱 ~ 459
- 余音袅袅 ~ 462

我 写 我

我写我，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，但是，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，甚至很不妙。

每一个人都有一个“我”，二者亲密无间，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。按理说，人对自己的“我”应该是十分了解的，然而，事实上却不尽然。依我看，大部分人是了解自己的，都是自视过高的。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。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：“要认识你自己！”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？

我认为，我是认识自己的，换句话说，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。然而结果并不美妙，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，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，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。

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

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。专就学术文章而言，我并不认为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。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。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，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，我觉得是好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？我还没得到答案。

再谈文学作品。在中学时候，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“诗人”的绰号，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。至于散文，则是写的，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。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。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。在另一方面，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也还没得到答案。

在品行的好坏方面，我有自己的看法。什么叫好？什么又叫坏？我不通伦理学，没有深邃的理论，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。我认为，只替自己着想，只考虑个人利益，就是坏。反之能替别人着想，考虑别人的利益，就是好。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，后者能超过一半，他就是好人。低于一半，则是不好的人；低得过多，则是坏人。

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，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。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，但是总起来看，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。至于说真话与说谎，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。我说过不少谎话，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。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，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。因此我是一个好人。

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，生活情趣怎样呢？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，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。然而事实上生活了

八十年以后，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，干干巴巴，好像是一棵枯树，只有树干和树枝，而没有一朵鲜花，一片绿叶。自己搞的所谓学问，别人称之为“天书”。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，别人视之为神秘。年届耄耋，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，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，减少一点枯燥，增添一点滋润，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朵鲜花，长上一点绿叶；然而直到今天，仍然是忙忙碌碌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，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而且退休无日，路穷有期，可叹亦复可笑！

我这一生，同别人差不多，阳关大道，独木小桥，都走过跨过。坎坎坷坷，弯弯曲曲，一路走了过来。我不能不承认，我运气不错，所得到的成功，所获得的虚名，都有点名不符实。在另一方面，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。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“大革命”中，因为敢于仗义执言，几乎把老命赔上。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。

现在，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。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历程，感慨万端。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，要加恩于我，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，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？经过了一些思虑，我的回答是：还要走这一条路。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：让我的脸皮厚一点，让我的心黑一点，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点，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。

1992年11月16日

游小三峡

愧我孤陋寡闻，虽然已届耄耋之年，而且1955年还畅游过一次三峡；但是，直到不久以前，我还只知有大三峡，小三峡则未之见也。

最近几年来，风闻“小三峡”这个名词，我也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地认为，这只不过是在葛洲坝修建以后，长江上游水涨，因而形成了这个所谓“小三峡”而已。我并没有什么渴望想去游历一番。

然而，世界事有大出人意料者。今年9、10月之交，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与日本的《朝日新闻》联合举办“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亚洲——国际讨论会”，租了一艘长江上的豪华游轮“峨眉号”，边游三峡，边开会。我应邀参加。日程表上安排有游小三峡一项。直至此时，也还没有能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，我只不过觉得游一

游也不错而已。

游轮驶过了闻名世界的神女峰等等景观，在巫山县停泊。在这里换小艇进入大宁河，所谓小三峡就在这里。我此时才如梦初醒，原来还真有一个小三峡呀！

在这里，我立即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长江水由于上游水土流失极端严重，原来的清水已经变成了黄水，同黄河差不多了，而大宁河水则尚清澈。两股水汇流处，一清一黄，大有泾渭分明之概。我的耳目为之一新，精神为之一振了。我们在大三峡中已经航行了不短的距离。大自然的瑰丽奇伟的风光，已经领略了不少。我现在虽然承认了，世上真还有一个小三峡。但是，在我下意识中又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小三峡的风光决不会超过大三峡。如果真正超过了的话，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

然而，这一会我又错了。小艇转入小三峡以后不久，我就不断地吃惊起来。这里的水势诚然比不上长江的混茫浩瀚，没有杜甫所说的那样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气势。然而水平如镜，清澈见底。两岸耸立的青山也与大三峡有所不同。在那里，岸边的悬崖绝壁，葱茏绿树，只能远观；有时还被罩在迷蒙的云雾中，不露峥嵘。在这里却就在我们身边，有时简直就像悬在我们头顶上，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。峭壁千仞，我原以为不过是一句套话。这里的峭壁真有千仞，而且是拔地而起，笔直上升。其威势之大，简直让我目瞪口呆，胆战心寒。不由得你不叹宇宙之神奇。至于碧树，真是绿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这碧绿，仿佛凝结成液体，“滴翠”二字决不是夸张。我坐在小艇上，好像真感觉到这碧绿滴了下来，滴到了我的头上，滴

到了别人头上，滴到了小艇中，滴到了清水中，与水的碧绿混在一起，幻成了一个碧绿的宇宙。

同是碧绿，并不单调。河回路转，岸上景色一时一变，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。导游小姐口若悬河，把两岸山上的著名景观说得活灵活现。同别的名胜一样，这些景观大都同中国的珍奇动物，同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，什么熊猫洞，什么猴子捞月，什么水帘洞，什么观音坐莲台，等等，等等。如果她不说，你或许不会想到。但是，经她一指点则就越看越像，不得不佩服当地老百姓幻想之丰富了。

两岸山上，也有不是幻想的东西，确确实实是人工造成的东西。比如栈道。在悬崖峭壁上，我看到一排相隔一二尺的小方洞，是人工凿成的。方洞中插上木板，当年拉纤的奴隶就赤足走在上面。据说这样的栈道竟长达四百里。我们很容易想出，这玩意儿有多么危险。还比如悬棺。也同样是凿在悬崖峭壁上的洞，这个洞当然要大得多，大得能容下一口棺材。我们今天很难想像，这棺材是怎样抬上去的。在中国的西南一带，有悬棺的地方颇为不少。这可能是当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风习。

正当大家聆听导游小姐生动的讲解，欣赏两岸高山的名胜古迹时，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：

“猴子！猴子！”

全艇的人立刻活跃起来。我虽然老眼昏花，此时也仿佛得到了神力，似乎能明察秋毫了。我抬头向右岸的山崖上绿树丛中望过去，果然看到几只猴子，在树枝上跳来跳去。灰黄色的皮毛衬上了树的碧绿，仿佛凸出来似的，异常清晰明显。